鶴岡散筆 三

鶴崗散筆卷之三

乾元亨利貞周易之開卷第一義也彖傳文言皆釋爲四德而朱子作本義則以爲大通而利於正及朱子之釋彖傳文言亦未甞不宗四德之說也葢古人之不泥於釋經也如此然易主變化固不可爲典要也學而時習之論語之開卷第一義也朱子之釋時習也旣以爲時時習之矣而謝顯道解之以無時不習則亦採之以備一說朱子釋經至爲嚴密而其周通不滯又如此後之儒者執一說而詆一說有少不合便目爲異端邪詖其亦異乎朱子之意矣

韓魏公爲相偶失不押班王陶以臺官劾之至目爲跋扈韓公竟以是不安其位而陶亦以外補丞司馬温公上疏救陶以爲言者論宰相而見逐則人主之勢將孤大臣之權遂成而作威作福皆由於下矣夫以韓公之宿德而加之以跋扈之名如陶者真可謂讒說之殄行矣而温公猶惜之若此豈非以人主初服不可不爲言路計哉然温公不以是爲黨邪而韓公亦不以是貶賢朝廷之上風氣如此嗚呼安得不爲盛世哉

東坡言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而士之負公者亦時有其退老於潁水之上猶論士之

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夫歐公之好士如此其躳自厚而薄責於人又如此亦可以為後世法矣然公嘗薦蔣之奇未幾之奇劾公公遂罷叅政出知亳州其謝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皆指之奇也之奇誠不足道也公亦惡在其能薄責於人也然之奇之劾公也誣之以帷薄之醜雖有盛德雅度殆亦難以含容也之奇之醜正如此固君子之所不容也東坡為歐公門下士推重之不啻山斗而與之奇相從唱酬至老不少衰豈之奇能自覺其

非而求自托於盛名之士歟
歐陽公祭丁元珍文曰受侮被謫無如仲尼巍然袞冕
不祀桓魋孟氏之道愈久彌光名尊曰子不數臧倉元
珍固佳士也其名德勲業未有大彰著者其被斥也以
力弱不能捍賊又非有大繫於賢邪忠佞消長之際也
儗倫之及於孔孟可謂太不秤矣劾元珍者雖不能無
過亦何至與桓魋臧倉同科哉余每疑之而不得其說
及以其年時攷之然後始知爲歐公積困於抨彈之際
葢有激而發借元珍以自抒耳夫有激而發者必不得
其平韓魏公每語及小人負己者辭色愈和略不異常

日斯真可謂大臣之度矣
方言語錄之用於文辭作家之大忌也然古之語助皆今之語錄也凢經典子史之文聱牙而不可讀者非語錄則皆方言也今之麼兒啊了亦古之焉哉矣乎也今之這箇怎生亦古之越若来若之何其也三代尚矣晉人俗語如寧馨玄箸者今皆為雅言矣安知千數百年之後不以今之語錄為古奥也曰然則今之為高文大冊者雜用方言語錄而不擇可乎曰高文大冊固有體裁亦未可以遽用也論事叙實之文貴在明鬯與其為六朝之駢偶剽裂又曷若用近世之方言語錄也李翺

作韓文公狀曰鄉直向伊如此道歐陽公書尹師魯墓誌後曰師魯如此文章不合只着一句道了此皆用語錄也亦何害其爲古文哉雖然文以簡嚴爲貴後世之所謂語錄者皆繁冗沓拖堆垜而牽聯使閱之者薾然而勌若是者又不可以入古文也

俗以棉花爲木綿木綿者開花於木上唐人詩所謂木綿花發錦江西者是也今之田種者蓋古所謂吉貝非木綿也然東人相沿以爲恒稱稱其絮則曰木花其織而成布者則曰白木或但擧一木字則人皆知其爲綿布簿書公移行用已久不可改也唯爲文者則改稱綿

布以避俗下頃年修 正廟實錄亦將改木爲綿布余
叨郎僚言史主紀實凡名號皆宜從當時所稱不宜以
俗下爲嫌諸議皆不以爲然余謂今之議政古丞相也
今之判書古尚書也然作史者必書以議政判書而不
曰丞相尚書何獨至於物名而不可用俗稱哉文辭之
雅俗高下固不在是也

漢唐以来天子之都常多在長安世遂以長安爲皇居
之恒稱紀實之文亦往往用之雖號爲作家者或不免
至我東人亦襲稱之又多目 王京爲洛下者則尤非
宜也東人俚語以京都爲徐菀徐菀者慶州舊號新羅

建國在西漢時歷三國六朝及唐至于五季其都常在

慶州今之稱京都為徐菀正如中國人之稱皇居為長安也

余嘗採戰國以後至六朝諸子書有格言秀句可觀者為諸子精言凡七冊老子之不載以余已有訂老之作也莊子之不載以道則在所擯以文則不可勝取且世多習其書者不待余贅複也子華子亢倉子之不取以其為宋以後贋作也尉繚子之不取以其有悖倫語也如尹文子尸子公孫龍子皆佚脫無徵缺句殘簡時有傳者亦寥寥不足据也唯鬼谷子號為全書而辭詭旨晦無一語可採獨其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

相思者頗切事情取之則不足以成卷棄之亦可惜也
故姑錄于此
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世情大率多如是漢武
帝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歎曰惜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
及知為相如作雖召而官之亦不甚任用也周武帝平
齊得李德林曰吾見德林所作書檄謂是天上人何意
今日為吾驅使然德林在周世官亦未甞顯此皆日進
前而不御者也雖然二子皆小藝耳宋神宗得司馬温
公為侍從日獻替左右不能用一言及退居洛陽常注
意不忘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又曰来春建儲以

司馬光爲師保然竟亦未能用也若賢人君子擯斥踈棄終其身不容於世而旣歿之後方爲人洛嗟想慕者尤不可勝數也嗟乎此亦固人情然歟

余少頗嗜游賞每宦游往來聞有一邱壑可觀者必迂道往訪之所過地或留止三四日必盡探其傍近奇勝乃已然家居近南山下至年三十九始一陟其頂白嶽仁王皆在都城中相去無數里俱未嘗一登長湍吾先墓所托也自十六歲往來省埽凡四十餘遭今居之又將匝歲矣花藏五冠赤壁之勝皆不踰莽蒼際白鶴之山近在几席一命僕可以盡其觀也而至今俱未果此

亦所謂日進前而不御者耶
歐陽永叔疑文言繫辭非孔子之全文吳村老疑尚書古文非孔壁之真本王魯齋栢疑鄭衛淫詩為孔子所刪而後儒之誤復收入者易書詩皆聖人之經也懸諸日月通天下尊信而無異議者千有餘年矣生于千有餘年之後而欲以一人之見臆決於真僞之間其亦汰且僭矣雖然聖人不作文獻之不完也久矣苟其理之不悖于聖人也則亦不可以汰且僭也而廢之以朱夫子之篤信聖經也而葢嘗有取於吳氏之說於歐陽子之論雖嘗辨之亦不深斥其畔經使王氏之說出於朱

子之前亦安知其不存以備一說也子曰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先儒皆以爲作詩者之無邪而朱子
獨以爲讀詩者之無邪如以爲作詩者之無邪也則桑
中溱洧之詩亦可曰無邪乎先儒知其說之不可通也
乃曰此非淫詩乃刺淫之詩也朱子謂刺淫而自爲淫
者之辭使淫者聞之適足以鼓之舞之而益肆其慾耳
何刺之有朱子之訓誡不可易矣余竊疑古之學者耳
不聽非禮之聲奸聲亂色不留聰明衒衒醜媟之言恐
非可以登諸庠序之講肆陳於天子諸侯之樂官也且
古者之教十三學樂誦詩蒙學後生心志未固血氣未

定遽教以男女戲狎之語吾恐其導慾蕩情將在於懲
創之先矣夫詩書皆聖人之所刪也尚書百篇幾亡其
半而詩自笙詩六篇以外無一缺佚雖曰諷誦人口不
獨在竹帛竹帛之所不載者尤豈不易以訛錯乎且茅
鴟四正之章素絢翹乘之辭引於經記用諸禮典聖人
決不容刪之也此安知其非逸於秦火者乎葢焚書之
後篇什散軼治詩者旣不見其全而謡佚之語世俗所
喜雖經聖人之刪而尚不能無流傳乎閭里伶優之口
聞之者以其流傳之久意其或有所本而因取以足三
百五篇之數此桑中溱洧所以得廁於風雅之間而後

世儒者不悟其薰蕕之相雜也王氏之說大抵如此亦可謂鑿鑿有據矣朱子之門黃勉齋為嫡傳而何北山基得勉齋之統王氏則又得北山之統金仁山吉父許白雲謙又皆由王氏相傳授者也其為學一宗朱子是說也亦庶為朱子所取歟然聖人之所刪而誤収於後儒者雖果有之亦不過桑中溱洧若干篇耳王氏乃以己意硬定為數十餘篇而召南一篇亦入其中且於國風篇第多所竄易此則大失於闕疑慎言之意朱夫子之所必不許也朱夫子言詩有三等自三百篇至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并為一等顏謝以後六朝之作為一

等唐以後律詩又為一等夫自三百篇至于東晋風氣之變不啻天淵而乃混為一科後之談者或疑之然詩之為用主於感人自三百篇已後千有餘年之間雖高下異體邪正殊感其詩之本乎性情發於天機則一也及顏謝作而對偶盛沈宋起而格律精靡之以黃白束之以平仄矜博於故實鬪巧於險韻於是乎組織粉澤之功勝而興觀羣怨之用隱矣其出也不本乎性情其發也非由乎天機求其能感人也安可得其彷彿哉余嘗謂聖人有作或當求詩於閭巷匹婦之謳謠而必不求之於後世之律詩倘亦朱夫子之遺意歟

何景明言古詩之法亡于謝古文之法亡于韓何氏以模擬秦漢爲古文而詆及昌黎可謂不知量矣至言古詩亡于謝則亦不爲無見所貴乎詩者天機之流動也以華藻掩性靈以人巧傷天機自康樂始雖謂之詩亡可也余嘗與一前輩論詩擧謝詩數句如傾耳聆波瀾擧目睇嶇嶔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莫辨百歲後安知千載前来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者曰詩尚對偶固卑矣無異意而徒換其字以爲對不尢陋乎前輩曰不然覩閱既多受侮不少非三百篇乎却客而不納踈士而不用非先秦古文乎此皆非換字以求對者乎且一

陰一陽自天地不能無對子何惡對偶之甚也余遂閉口不復辨然三百篇之對與謝詩之對其異同自當有公眼也陶淵明詩有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之句其屬對之體亦與謝無異然淵明時一為之耳不如謝之百篇千句皆一率也

偶閱近世人文集得一語可以警世者茲錄如左君子處事當論是非不當問人之怨否然孔子嘗以邦家無怨告仲弓矣又以怨是用希論夷齊矣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蓋以人之怨與不怨驗己之得失也張子曰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人情不甚相遠彼豈皆非而

我豈獨是唯有內省自反無一毫自恕尤人之意方可
以語自新而日進矣集中語止此 余觀近世之人一遇怨謗
鮮有不尤人者居高位而陵人虐民積招仇嫉反自居
以公直任怨者固不足論也至於窮賤不遇之人徑情
妄行動罹詆訕而一不能自反其身不曰直道難容則
曰被人齮齕可謂惑矣余亦飽取怨謗于人者也謹以
是自警焉

李參議象靖嶺南人也號大山 英廟時登文科 正
廟初官至禮曹參議以窮經篤行爲一方師表嶺南人
至以退陶大山幷稱余聞其名久矣近始得其集閱之

其學一宗退陶可謂湛滚於經術者也東國之學者以嶺南為盛國初以後至　宣廟時配食于聖廡者才六人而嶺南居其五自黨論之起嶺南與近畿之人聲氣不相及若異域然雖有偉人碩士亦無由接其詳或偶而相接其議論亦無由相合矣以一國之褊小而於其中又畫而别之可勝嘅哉前段所謂近世人文集者即大山稿也

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程子曰讀書者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也讀二南者於其未讀之時一物無所見

一步無可行而旣讀之後心開目明坦然有可行之路
如是然後方可言讀書也今之讀二南者果能有此効
乎如不能然者是使聖人之言歸於虛設也不幾於侮
聖言乎嗚呼可不懼哉
古人之教十三學樂誦詩而夫子之訓亦先曰興於詩
然後繼之以立於禮成於樂葢詩者古人發蒙牖迷之
首務而二南又詩之首也故人必爲二南然後可以免
於正墻面也古人之教必主乎實事其爲事也又必先
乎人倫日用之近夫婦父子之間後世之設教者曰心
曰性曰理曰氣曰道曰德是其說非不洋乎美也又非

不卓然高也雖然懸空而說求其可見於行者未易也於是乎異端之疑似者亦或假以亂吾眞聖人之教必以二南爲始此吾道之所以異於異端也

純祖壬戌臣以侍讀官獲與進講講召南鵲巢章講官有言古人雖尚儉約至於大禮不可不盛其儀文百兩將之道其盛也臣曰禮之有名數者不可貶損百兩者諸侯之名數也周之中葉詠諸侯之婚姻者有曰祁祁如雲曰爛其盈門而此詩則百兩二字之外無它鋪張侈大語此亦可見其儉約也

古人之與今人其相去亦遠矣而古人之文鮮有不可

通者人情無古今之殊也言者情之發也而詩爲尤然故古人之文近於人情者未有如三百篇者也朱夫子之釋詩常近於人情故集傳出而諸家皆廢天下宗之無異辭者數百年非從朱子也從乎人情之所同也關雎之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太姒也君子文王也好逑嘉耦也其旨顯其辭順揆之人情無毫髮可疑者鄭康成之說則曰逑當爲仇仇怨耦也言窈窕淑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仇怨也其說之崎嶇費力而不順乎人情也亦甚矣今世之言經者往往捨朱子而趍康成余不敢從者爲其遠於人情也

何彼穠矣之二章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桃李二華也以興男女二人者未成婚之辭也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以王姬爲重也其三章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緡綸也絲合而爲綸既成婚之辭也既成婚則尊夫故以齊侯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此清儒孫嘉淦之說也嘉淦在乾隆中奉勅纂詩義折中其說大抵宗洛閩其敷衍發揮亦多有禆於學者然往往多剏出新意奇巧可喜昔蘇氏釋宰我使民戰栗之對以爲宰我欲戮三桓于社尹和靖聞之曰解經而欲新奇則亦無所不至矣朱子

嘗舉之以戒學者此說經者之所宜深念也此章之說雖巧而不背于理若是者亦何病乎巧哉

邶鄘衛皆衛詩也而分之爲三古之觧者未有能得其說也或謂得之邶地者繫于邶得之鄘地者繫于鄘燕燕終風莊姜之詩也而繫之邶栢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而繫之鄘國君夫人之詩豈容得之於下邑哉季札觀樂而大師爲之歌邶鄘衛邶鄘衛者衛風之総名也夫子删詩因舊名而存之未嘗分幾篇爲邶幾篇爲鄘也葢其採詩之始或有得於邶鄘之舊地者而今不可攷矣後世以卷褁之重分爲三編其各

冠以三國之名則盖流傳之失而非編詩者之本意也
老子著道德五千言其曰道德者合而命之也後世分
為兩篇而名其上曰道經其下曰德經老子之意則
初非有上下之殊也邶鄘衛之分而為三其失正猶是
也

曹魏時孫資劉放方見寵用事辛毗獨不降意其子諫
曰大人縱不求福獨不為避禍計乎毗正色曰禍福有
命孫劉不過能使我不為三公耳劉宋時顧覬之常言
人生賦命各有定分紛競者設有所得亦不過得之於
定分之內耳何苦勞心疲力而徒喪其所守乎辛毗之

不降志於孫劉知其禍之止於不爲三公也顧覬之之不事紛競知其不能加損於定分之外也古之君子安義而不言命此雖非二子所及然其視流俗之役役趨營徼倖而不知止者亦遠矣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程子曰不知有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何以爲君子古之聖人設教以曉人亦未嘗不言命也羔裘首章曰舍命不渝二章曰邦之司直夫惟安於命而不渝然後始可以全其直孫嘉淦曰人生本直不直者懼其得禍也然禍福皆命也君子不渝其直而未嘗不得福是內外兩得之也小人徒渝其直而未嘗不得禍是內外兩

失之也說詩如此亦可謂有裨於世教矣

近世攷證之弊余既屢言之矣然攷證之學亦有不可廢者巧僞之徒或有掇拾人先世佚事以求售於其子孫爲人子孫者往往不加審究而遽信以爲誠然甚至僞撰譜牒竄埋壙志臆造人先祖名字官爵而不悟其爲誣辱者挽近以來此風尤熾羅麗以後千有餘歲國史野乘之所未嘗載孝子慈孫之所不能傳而班班漸見於新出之紀載者殆不可勝數余時見其一二則率時世錯盭罅漏百出不再目可決其僞也而世猶多篤信而樂道之雖好古有識者或不能免則疎於攷證之

過也余嘗得中國人蔣氏家譜以周公爲祖由周公已下累數十世名字官爵及聘娶氏族無一不詳而其所娶之家皆當世知名見於傳紀者也其官爵則類多漢唐以後所稱者作僞之跡灼不容揜乃知此弊不獨在我東也中國之人以考證相尚若此譜者必不能久行于世矣余非惡攷證也惡夫先攷證而後義理者也惡夫攷證者之捨大體而先瑣末者也至於文獻之徵疑似之辨亦烏可廢攷證哉

譜牒不信之弊亦不獨今世然也曾子固請銘其祖于歐公以家譜相示言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

世孫據遭王莽亂失侯歐公辨之曰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樂據姓名皆不見于諸侯年表且以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皆宜更加考正又曰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尢不明世次多失其序蓋此弊自宋已然矣然劉氏祖堯而王莽自言舜後李唐之系推老子以及于臯陶亦不獨始于宋也歐公之辨曾氏其精如此而及撰唐書世系表一仍流傳之訛不少改正如以臯陶爲理氏而其後有名徵字德靈者當紂之世去殷適周爲李氏之祖其說既荒唐無稽而德靈名字尢不類殷周間人且歐陽氏

之譜自太宗初至黃巢之亂二百餘年傳纔五世而自
唐僖宗至宋太宗厘百餘歲已為八世此正歐公之所
疑于曾氏者而於其家之譜則獨無一言豈以其先世
之所傳而不敢容異議歟

金副學汝仁屛居廣津一日天寒雪下有老叟褐衣徒
步踵門求借宿與主人偕眠竟夜無他語至晨起忽口
呼一律曰窓外梨花萬萬枝今宵来醉故人危賢如㴱
憲長貧賤聖若皇英遠别離俗見無非憂患日達觀都
是喜歡時天寒歲暮崢嶸意雪岳氷江摠我詩問其姓
名不肎道而去金羨中時亦偕宿其家為余傳之如此

云

金平仲言三淵先生嘗宿店舍有行旅數人寄宿於隔壁皆村野販夫貿貿無知者也夜闌將晨先生適睡覺微聞壁外有談笑聲忽一人誦其所作曰店樹溪雲夜色凄行人秣馬第三鷄阿郎販荳京師去少婦春歸月在西又一人評其所作往往有風流語及早起呼之則皆去久矣

金美中又言其少時嘗陪止庵金文簡公名亮行字子靜閔成川百順金任實敏材往會親知家定事時尚未届諸公皆入憇山下趙姓家已亦從之方黃昏家主自外至與

諸公從容酬對自言先世有勳閥諸公問其詳其人高聲對曰開國之初以鐵椎擊殺鄭夢周其諱上英下珪者是也語未竟三公一時齊起出門外時山路昏黑微見山上有炬火光諸公皆崎嶇而進己亦從之至葬所諸人皆驚其亟來問其故三公俱不肎荅己為之備述其事聞者多默然或有言太過者前輩長德避遠不義果決不苟其遺風猶可想像今世之無是也久矣

胡氏春秋穿鑿傅會其失聖人之意多矣然其大指則在於尊君父討亂賊有裨于萬世之綱常也是故譚經者不得而廢焉至其釋楚子使椒來聘以為聖人嘉其

能行禮於中國特書楚子以進之楚子即商臣也師其說者又為之推演曰商臣纂弒之賊聖人特取其一節之善夫以弒父與君之賊而一行交聘之禮不唯容而接之乃反嘉而進之春秋之義掃地而無復餘矣又安在其有裨于綱常哉詩義折中發明興觀之義其裨於治道者尢多雖牽合時世率多臆斷而舍短取長亦足扶教至釋有杕之杜以為曲沃武公以纂得國知諸侯不與欲得人以自立雖其心未出於正而其迹則與中心好賢者無異故聖人存之於經惡而知其美也使誠如是說也則聖人之誨賊而奬纂也亦甚矣鄭孔之解

經也非不近古而有據也朱夫子斥之不遺餘力爲其說之或害於名敎也若是說者鄭孔之所未嘗及也又何苦而鑿空於經文之外重以爲名敎之害哉

延陵季子觀周樂至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陳果未幾而亡季子之所驗者其聲音也聲音則今無由得其詳其辭則猶可攷也陳詩凡十篇自衡門一篇以外類皆短促巧尖不見有平夷和雅之氣苕鷊萇鹿其引物也瑣夭紹𩟓邁其造語也僻絶類後世所謂小品者文體之關乎國家有若是者可不重歟余嘗謂小品起於後世而古亦有小品唐詩有所謂遺響而三代之詩亦

有遺響月出防有鵲巢三百篇之小品也漸漸之石莒之華周雅之遺響也

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皆囿於物者也余少而多欲今老矣外物之累亦幾十屏其七八而屏處閒窠手不披書籍則悒悒不能終日所囿雖不同其為物囿則一也尚記幼時聞先君子游月出山至山頂小庵見二老僧趺坐念佛終朝相對亦不交一言道岬寺僧言此庵唯有二僧不下山十年矣先君子問兩僧何事曰唯念佛耳問觧佛書否曰不

鮮也問何以耐孤寂曰不知為孤寂也彼雖異教其高亦難及也

世恒言周世尚文侈風漸啓此特見衰周之彌文耳若文武之時則何侈之有二南之詩二十五篇求一語夸耀服飾者不可得也以千乘之后妃而語其服則絺綌澣濯也以侯國之大夫而語其服則羔裘素絲也至二雅則亦稍華矣然行葦之飲以醓醢脾臄為盛伐木之燕止於釃酒肥羜其所謂八簋者亦不越黍稷粱稌耳降及宣王之代尹吉甫以六軍之帥功成奏愷飲御賓友歌詠其殽羞之美亦不過曰炰鼈膾鯉而已嗚呼孰

謂周世尚侈我周家制度之近侈者多在周禮余故常疑周禮非周公之書然周禮之盛言食品者極於糗餌粉餈葵菹蠃醢未嘗有如宋玉招魂枚乘七發之所陳者也而況於後世之窮巧極靡為目而不為腹者乎

前輩有見少年說人一脚短者戒之曰爾何不言一脚長蓋言長則短者自形其實亦均也而發言之際舉長而不舉短此所謂口德也然觀人論事者固不可不辨其長短若與人共事而衒己長以形人短非君子忠厚之道也況暴人之短以自形其長乎居官而好言同僚之疵或歷舉前任人之失雖真有出人之績其傷於德

也已多矣切宜戒之
詩義折中爲近臣奉勅纂也故其說於君德治道尢多發揮而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其釋何人斯之篇曰國家之患莫大乎小人疑君子之害己而譖之旣譖之矣又疑君子報復而防之爲君子者又不能開誠布公以示無他於是乎傾軋之患數世不靖此固小人之奸險亦君子有以激成之也蘇公之於暴公容之以大度孚之以誠心欲其釋疑解怨以共濟國事故聖人有取焉又曰君子之心惟計國家之安危不計一人之恩怨小人如改前非則君子不念舊惡

此心天日可表也余謂是說深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指玆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君子小人猶氷炭之不相容也雖開誠布公亦秖以見欺而已顧安望其交孚也曰是則亦然矣然後世朋黨之禍其始起也往往由於至微未甞有君子小人之分也同異之間勝復一尋仇怨遂成疑阻交積以一二人之甲乙而貽宗社生靈數百歲之禍者有之矣容之以大度孚之以誠心惟計國家之安危不計一人之恩怨嗚呼此真君子長者之言也嗚呼此忠臣仁人之所用心也

天下之可畏莫甚於柔媚以說人而彊暴者爲下欲竊

人之柄者必先說人之心欲說人之心者必柔媚而曲從旣說其心以竊其柄則跋扈縱恣亦將無所不為矣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壬者柔弱之謂也孔壬以禹之神聖猶且畏之而況於它人乎民勞之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詭隨者曲從之謂也詭隨不防則其流必至於寇虐然君子不親則小人不可得而踈而詭隨者之情狀亦無由可辨矣故曰以近有德心不正而身不修則雖欲親賢而賢者終不可得以親矣故又必曰敬愼威儀中庸之論九經也以去讒為尊賢之首務而又必先之

以身修亦此意也折中曰人何以能盜君之權以其詭隨也人君悅其隨也彼則乘其說而盜其權以虐其民矣爲大臣者見詭隨之人悅其圓而可與共事也利其柔而不至於反噬也不知其無良惛怓罔極醜厲以至於爲民憂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能如是則可以謹無良而近有德矣亦可謂得詩人之意矣

伊尹兩語千古人君之龜鑑也然豈特人君而已哉凡修己觀人者皆當佩服斯言不可一日忘也余又愛蘇子瞻剛說有曰允擠我於險者皆平日可喜人也免我

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凡處世而與人交者唯得此
二說而謹守之亦庶幾免於大咎歟
余甞與葬師談風水皆云山勢陡峻者其下必無吉兆
須迤邐就平而後可占穴然一氣聯延直下而不曲者
亦不可用蜿蜒起伏有俯仰屈伸之勢然後乃可其自
高漸低將斷而復起者謂之過峽凡山無過峽者不可
用其低為平地而突然復起者謂之平地過峽最為貴
地每驗之誠然且非獨相地也日將朝必先昏黑天將
雨必先蒸鬱四時之氣恒寒恒暑而無變則萬物皆不
能生矣人欲終身於逸樂而不一經患難勞苦者豈可

得哉

地有過峽人事亦然非惟窮達否泰之間而已爲學問文章者亦皆然爲學者精思力探必一經煩懣窒塞不可堪之境然後始可望豁然貫通不如是而自謂有得者非眞得也古人之文雖隻簡短章必有抑揚開闔頓挫之勢未有一直說去而不轉換者非故用意於爲文也天地之化妙於萬物屈伸變化自不得而不然也

谷風之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菲者今之蔓菁蘿葍也蔓菁蘿葍之美專在於根而曰無以下體讀者多疑焉古人用無字或作豈不之意如無念爾祖無胥予

子憎之類是也此章之義亦疑當作如是解蓋曰豈不
以下體也此說似可採而與集傳不同未敢遽質姑存
以備攷
載芟之詩曰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蓋謂夫婦之交相慰
勞也古人用媚字爲順爲愛未甞有諂諛之意如媚于
天子媚于庶人之類皆可見也然夫之於婦則亦恐不
當用媚字竊疑兩句當作直下釋思與有皆語辭思當
釋如思齊太任思樂泮水之思有當釋如有略其耜有
頒其首之有蓋若曰順乎哉其婦也依乎哉其士也依
者依依然與人相親愛也

古無祭墓之禮蓋以為䰟氣之不在是也古之聖人通於幽明之故晣於鬼神之理其必有以審乎此矣雖然祖先體魄之所托而終年闊歲漠然無事亦人情之所不能安也是以後世上冡之儀雖非先聖王之所制而大儒先生如程朱夫子皆從之不敢有廢在今則固不復容異議也但祭祀之禮以嚴潔為主而原野之間勢不能盡責其備儀灑埽滌濯之節烹飪燔炙之具獻祝執事之職侑嘏索獻之儀雖富貴之家必無以一如在廟之無憾也況其力與勢之萬無以及此者其草率苟簡可勝言哉且人家丘墓未必皆近為子孫者決不能

一日盡徧於諸塋藉其在於跬步相望之際者奔走往來不得休息雖有強力之質肅敬之心其不欠伸而思睡者尠矣遑可望其齊明湛一以冀洋洋之來格乎是亦如不祭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古之無祭墓之禮也其慮之深矣今旣擧之不可得而廢也則亦爲之節而已簡而無繁庶可以用其敬也約而無豐庶可以致其潔也如薦之禮而勿以殷祭歲不過再而無徧於一日期乎力之所可及而勿使文之浮於其誠其亦或可歟

汪信民言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朱夫子取之以爲小學

一部之總結誠有味乎其言也朱子嘗手書誡子曰年來衰病覺肉多爲害尤甚自丁巳以往早晚飰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以養氣一則節用以省財庶乎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爾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時先生已六十八歲矣　明仇泰然守四明与一幕官相得欲鬻之一日偶問其所食對曰早具小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不敢常食肉公爲小官乃爾定非廉士遂不果鬻古人之重於食肉也如此吾輩自弱少時恣食珍羞至于今不能一日安於蔬食亦無怪其

早衰多疾而且不能做一事也

庚寅八月　綏陵啓引有期日而　殯宮失火從欝攸中奉出　梓室時漆榫甚厚外雖不免於灰燼而近裏者皆無恙啓榫視之天衾如新遂改奉　梓室而引襲皆如素定焉余弟永明尉時以宗戚執事倡言　梓室無恙此天幸也宜請　坤殿及　世子嬪宮躬審以釋憂疑且當改奉尤不可不一伸情理衆議翕然遂如其言方是時外議喧騰除在　禁中親覩者外皆紛然有異說流傳四播不可户曉及知　兩殿躬審然後始少息余時亦以都監堂上終始與相役而倉卒惶駴慮

不及是永明平日於事多濶略不拘及臨大事其周詳乃如此

古人云富貴之家有窮親戚往來便見忠厚此格言也余謂富貴家有窮親戚往來而能使子弟僕御皆不加輕侮厭苦方可以全其忠厚東平尉公私見聞錄言永安尉家奴僕供饋賔客一如其主人下至工匠來役者飯食膳羞亦無敢少忽宅士夫家亦或有如是者然必待其主之戒飭獨洪公家不費一言而自能如此嗚呼吾先世家法若此其敢忘乎

人家僕隷見賔客往來者率視官爵服飾爲敬肆雖其

主人之親戚亦不免此且不獨僕隷然也年少子弟往往皆然甚則爲其主人者亦然此風之行非家之福也吾家先世獨未甞如此近亦已駸駸矣切宜戒之

往年赴燕時遇一書生加語問今世偉人爲誰郎書阮芸臺総督王伯申尚書二人以對阮名元王名引之時阮爲雲貴総督在西南萬里外王則爲禮部尚書方在京師余欲一見而不可得阮子常生爲永平知府余再以書求見辭曰外交有禁不敢犯也以其父所著硏經室集及十三經校勘記爲贈閱其書大抵皆考證家言也聞金參判元春甞加人言洪台於中國人亦應無可

畏者唯見王引之則必不能不竪降幡余歸始聞其言
殊恨不能固請以相見後得其所爲書見之亦與元大
同葢其學主於爾雅說文專以是談經近日中國風氣
大抵如此引之以去歲卒元入内閣爲大學士輔政近
被人彈劾求去不能得然其朋徒多失勢斥逐阮亦杜
門不敢交賓客亦不復著述引之爲阮門生引之父念
孫又爲阮座主兩世俱相得甚懽引之之歿其家以墓
銘屬阮阮亦不敢作云
見研經室集有攷證西漢金石之文言鄭崇爲漢丞相
鄭崇以尚書下獄而死西漢尚書品秩甚卑安得爲三

公也班史列傳言崇爲丞相大車令大車令相府掾屬之微者耳攷證之學專精注疏其於史書不甚留意阮以博學名世而尚不免誤肴漢書而況於其它乎然阮實有文武全材爲巡撫總督者凡九嘗平海寇蔡牽有大功其在浙江作詁經精舍延杭越通經之士攻文學其中如汪家禧徐震煊諸名儒皆出其門下而胡敬所作禹陵碑博洽閎麗與王勃相上下其弘長人物亦不愧一時之望但惜其學術太偏耳

劉明勲者户曹吏也余判書時常備任吏日聞其白事不知其能詩也今去吏爲舟橋領將因事到高浪津來

見余丙舍出其所作四十餘篇多可諷玩者其古詩一篇曰高梧葉已秋纖月澹流光蟬聲集藂薄螢影度書牀不知歲華徂閒唫夜色涼又其一曰空林積雨收落葉來颯颯柴門臨水淨倚杖聊獨立頓覺衣袖冷(元作輕)蒼蒼(欲改作飄飄)隨人入俱有唐人風致可喜也余所識閭巷人能詩者有張混李相黻王太池德龜金洛瑞若而人今皆凋落唯趙景儒朴允黙二人尚在景儒詩最勝張混少壯時亦往往能爲選詩語不知近日後輩能復有繼此者否也

古大家集中往往有它人文竄入者余前已論之矣柳

子厚詩文既不甚多編校亦最精而尚不免此弊表狀中多載貞元五年所進者子厚自言以貞元九年登進士第安得於五年作表狀也或疑其為朝士代作然子厚又自言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益以二十一登進士也其前四年甫十七歲耳雖才高夙就豈能為盈廷百官假手代草也至馬退山茅亭記為獨孤及文不唯文苑英華為可證而已兩人文體絕不相同使粗曉文辭者取兩人所作它文以相參伍則亦可以不俟辨矣其文有曰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又有曰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又有曰手揮絲

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又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没於空山矣子厚少時容或爲此等語是記爲辛卯所作辛卯爲元和六年子厚在永州時也永州諸記具在可攷曾有一語彷彿于是者耶其文又曰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子厚爲冡適未甞有仲兄也蔣之翹注以爲從兄寬子厚撰寬誌言寬以元和六年八月卒于廣州而是記言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則其非寬也亦明矣余謂辛卯歲當爲天寶之季正獨孤至之少壯時也

或曰柳文零陵三亭記云清風自生翠煙自留𫇘家洲

亭記有曰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是皆永州作也又何以
異於白雲碧山之語耶曰是固似同而實有不同焉者
也三亭記曰沈浮嘯萃不畜而富訾家洲亭記曰海霞
島霧來助游物此固子厚口氣也且茅亭記平鋪紆徐
無幽鬱沈晦之氣决非遷謫人語也
韓退之以御史貶陽山令有詩叙其事云同官多才俊
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怨讐二子不宜爾將
疑斷還不其北移江陵也又有詩云伾文未剪崖州熾
雖得赦宥常愁猜崖州指韋執誼時執誼為崖州司戶
也方退之得罪時執誼與王伾王叔文俱漸用事而柳

宗元劉禹錫與三人為朋故其言云爾也然退之既疑二子矣而交好不少衰柳之沒也又為之銘其墓極稱道之君子長者之用心固如是也

韓退之作順宗實錄直書柳宗元為伾文之黨其辭不少回護而友朋之好亦不為之少替及作墓誌稱其文章風義美不容口至叙其得罪之由則亦不肎為曲筆但曰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又曰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議論之公朋誼之篤可謂兩得之矣元白交好之密又非止韓柳比也而樂天撰元稹

誌其於揆路登黜之際不一為贊譽之辭而抑揚惋惜
微旨盡露為文如此亦可以信於世矣世多言文人多
夸辭不足取信如二公者其知免夫
唐史謂柳劉諸子撓節於匪人規權遂私後世論者至
以陰慝目之宗元固不免失身於匪人然直以才高志
鋭急於功名耳謂之陰慝則非其情也范文正公言王
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
順宗所信用引劉禹錫柳宗元吕温等决事禁中議罷
中人兵權又絶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唐書
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此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也夫以范公之正而其言如此爲諸人者亦可以吐氣於泉下矣唐之天下亾於宦官宦官之勢盛於握兵而其禍則始於德宗之時伾文見用首以奪神策兵權爲事使其計得成者憲敬無簒弑之禍文宗無甘露之辱而田令孜劉季述之徒亦將無所藉以爲變矣是豈非社稷之大功哉當是之時懷才抱志之士扼腕於宦官久矣一見其可乘之機挺身奮臂而樂爲之同事亦人情之所固然也雖然凡欲當天下之大事者必以正己爲先擇交爲急其身之不正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與匪類共事而可以正己者亦未之有也伾文之進奕

棋筆畫之小技耳此其所以發身與便嬖小人何異而
為士大夫者可以為之黨乎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柳劉之所主者伾文也伾文之所
主者李忠言牛昭容也忠言宦官也昭容宮妾也吾未
聞與宦妾相交結而可以為士君子者也唐書蕪駁容
未可專信也若韓退之者固宗元所稱慷慨正直行行
焉者也其不隨俗毁譽誣枉人亦决矣而其作永貞行
也至以董賢侯景為比觀其所謂夜作詔書朝拜官火
齊磊落堆金盤者則其同時竊枋公闕賄門亦昭乎不
可掩矣且順宗得疾至不能出言憲宗英明為衆心所

歸而不亟請建儲監國以鞏國本乃欲乘此時自逞其胠臆求欲免規權遂私之罪庸可得乎余謂范公之意誠厚矣其所以論叔文者未免於失之太恕若論宗元則又不如退之之誌爲得其平也

胡寅謂柳宗元托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其得免於大戮爲幸宗元卒於元和十四年是時李師道甫平憲宗之政猶未至甚紊也河間傳雖未知爲何時作然其篇末反覆嗟歎於朋友君臣恩情之難恃其意決非爲憲宗發也鑿空憑臆而加人以大逆之罪豈人心之所可忍乎胡氏論人類多如是余每掩目而不欲視也

宗元作懲咎閔生諸賦或不免有文過之意然於憲宗則實無一辭不滿者其心亦可質也劉禹錫晩年自叙有曰建桓立順功歸貴臣范曄宦者傳論曰曹騰定建桓之策孫程擅立順之功是皆以閹寺而自專於立君者也憲宗以正適元嗣受君父命而正位履尊禹錫乃以是比之隱然歸之於宦竪之援立是則可謂無忌憚矣若子厚則不至是也

伊川先生晩居龍門有欲來學者皆謝遣之曰尊所聞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朱夫子在慶元中猶日接諸生講論不倦兩先生之處坎也得無異其道乎曰兩

先生實同道伊川之所謝遣者自遠方聞風而來者也
朱子之日接者平昔相從於門庭者也如楊謝侯尹者
亦何嘗不朝夕於伊川之左右也蘇頫濵以執政得罪
自雷州赦還居許下杜門不通賔客有蜀中故人逺訪
彌旬不得見一日頫濵出至宅南叢竹下蜀人趍謁頫
濵驚迓勞苦如平生權曰姑待我於此仍飄然深入不
復與相見大臣獲罪固不當開門延客然如頫濵者亦
可謂已甚矣
尚若能喜談輿地所至必訪問其山川道里關防之形
城邑郵店之名號聞輒志之嘗與余偕編周行通譜都

門之内街衕橋塗西畫川蜀南薄滇粵程表里堠纖悉該具在古所罕覯也嘗為余言坡州細柳店之北有石當官道而立有刻曰叢石者朱詔使之蕃筆也今雖漫漶尚可尋見云余前後過此不啻百餘遭而求之終不能得人亦無知之者近始與若能約偕往一尋而竟不果焉

孫樵言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楊敬之華山賦馮常侍清河壁記皆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捕龍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盧揚二作非進學解比也然亦奇崛有氣馮記意亦有可觀而英華文粹皆不採

余未之見也何良俊論唐文獨以退之進學觧子厚貞符及李百藥封建論崔融武后哀冊爲古人文章之遺韓柳二篇固高矣然貞符摹擬太有迹在柳文亦非至者崔李之作皆六朝餘習豈足語古人之軌則哉孫樵學韓頗得其格力然專於修辭而不及於理故其論偏於尚奇古人之所貴於文者不在是也至於何氏之論則嘉隆以後倣像秦漢之習氣非吾之所謂文也世恒以讀書者爲學學固不可以不讀書然讀書者學之一事學不止於讀書已也余甞謂學者之所以求道其事有三從嚴師良友曰聞其指誨一也讀古人之書二也

行役游覽以愽其聞見三也行役游覽之於學宜若無所與也然士不更歷事變不通於衆人之情未有能造於道者亦未有能當天下之大事者也若是者非塊然於一室之所能得也朱夫子曰自古無關門獨坐底聖人信哉

人之在童幼也不可以離父母師保之側否則有流蕩之害其旣壯也不可以無四方之志否則有固陋之患及其老且衰也又不可以無歸宿之所否則終身於覊旅而已小學論語父母之訓也詩書執禮思孟程朱之書嚴師彊輔也諸史百氏歷代之典籍皆四方之事也

或曰子今老矣將何所歸宿曰易禮論語皆吾所顧托也易不可知禮壞而無全書其唯論語乎歸宿者必於寢有正寢者必有左右房朱子書論語之左右房也然則捨是二書子將不復觀乎曰不然居室未定而奔走於東西者謂之覊旅居室定矣籃輿筇屐時往來鄰里者固老人所以頤神而舒氣也

野史之不可信余已屢言之矣然未有如明季之甚者王世貞作史乘攷誤其辨證皆明的有據及序何喬遠鴻書則無一糾正語豈未盡見其書耶鴻書所記皆瑣語異聞十殆無一二可信而其甚悖者以皇

明爲朱梁之裔宣宗皇帝爲建文帝所生成祖皇帝非馬后所誕而出於後宮碩氏裔遠爲　皇明臣子而於祖宗代系肆誣若此可謂無忌憚矣世貞身居卿列乃爲之序其書而又加以稱美之辭使在洪武永樂之世雖欲免株累之戮得乎凡爲人撰序跋之文者非盡觀其卷中之載無一字一句不饜乎心者則決不可下筆也高皇帝天資嚴毅且當元季縱弛之後頗任威刑有犯者一以法從事其所誅戮容或有太過者然鋤治奸猾整肅綱維其歸亦未甞不主於惠民也稗官野史多出於失志之罷士矯誣白撰無所不至信其言也則殆

嬴秦楊隋之所不爲也又何以固結民心克享有三百年之洪祚乎蔣一葵堯山堂記言帝使劉三吾撰大誥號爲御製將頒天下會三吾與人語御製大誥甚善帝聞之疑三吾洩其事遂誅之世又或言三吾試事有徇私迹剥其皮以爲主試者坐席然攷之史傳三吾以試事得罪戍邊至永樂初猶在也人之生死至易考也而其訛謬若此它尚有可信者哉

先王之政以䘏囚爲急雖有罪當死而繫者亦不令其瘐於獄中也漢宣帝詔郡國繫者或以掠笞若饑寒瘐死獄中者歲上其數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宋世獄囚

有以掠笞死者其官吏得罪甚重蘇子瞻猶以病死者之莫任其責爲足以感傷陰陽之和神宗初元定在獄病卧多者官吏黜責獄子科杖之法古人之重惜人命若是其懇至也我東方以仁厚爲尚非有大罪無久在囹圄者殺人輸款之囚往往老死于犴狴挽近五十餘年非干犯倫常者未嘗一斷死囚用法之寛雖唐虞三代亦未有也然郡縣長吏以一時私忿輕用非法之刑以戕人者多矣而在上者略不何問至觀察使及奉使之官公行關牒惟意殺人苟所殺者有罪當死則人亦視爲宜然未嘗有以爲恠者而況瘐問於在獄病死者

之法乎中國之大方制萬里猶能盡天下州縣獄囚而
察其生死之數東方道里之近視中國不能爲二十之
一苟使居按察之任者留心糾訪亦何患不究於欽恤
之政乎雖然此猶以下邑言耳　王城輦轂之下有捕
盜廳爲校爲卒不啻百數率多使氣無賴之徒睚眦仇
怨誣枉平民箠楚夾烙唯意無禁爲其將者亦唯以刻
暴爲能一羅其手負屍相續三尺之律無所用執憲之
官不得問夫以人主之尊欲殺一匹庶微賤必齊肅臨
殿悉召三公九卿論思諫諍之臣面詢其當否如是者
三而後始敢行法焉蓋以斯人也天地之所生雖人主

不得而擅其生死之命也人主之所不得擅而下邑之
長吏捕盜之校卒乃得以擅之其亦可謂大悖矣
舊例訊囚不服者率用朱杖撞其脅脅肋在人身最為
虛怯處往往有暴殞者　英宗大王洞察其弊乃　明
教有司曰自今以後禁朱杖撞問或　親臨鞫囚有撞
問之命則三司爭執勿令奉行惻怛欽恤之德誠可以
永賴千百世矣今如綸之言尚載大典而奉法之吏罕
有識者縣邑之庭公行不忌鎮營捕廳又不論矣
祭仲女雍糾妻之所遇人倫之大變也呂東萊謂為人
子者苟孝愛之心素孚於人欲害其親之言必不敢及

於其耳處變之道不必講也東萊之言固然矣然天下之事亦或有出於常情恒理之外者不幸而遘是者又豈容但咎其平日誠孝之無素而漠然不思兩全之術哉余少讀左氏與人講此謂為雍姬者當歸寧之日預為書一封告糾以密謀已露不去將及禍度糾見書將出亡乃徐告其父庶或可以兩全後見李大提學德壽配崔氏墓誌載其論雍姬之言曰遣二人焉一告父以夫謀一告夫以己之泄謀乃自殺也其可乃知婦人之識亦已有及此者矣

白樂天當太和中退居洛陽方獨游香山寺聞王涯賈

餗等遘禍有詩曰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徃時又曰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塗中曳尾龜樂天與王涯不相得此詩之作或以爲幸之也蘇子瞻曰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夫樂天以清名直道旣蔚然光顯于時矣而秊未及耆見幾遠引旣不罹訓注之禍又不染牛李之黨卓然獨立於寵辱之外亦可謂達人也已然其發於吟諷者尚徃徃有不能超然忘情者如所謂今日憐君嶺南去當時笑我洛中來及偶因明月清風夜忽想遷臣逐客心始知洛下分司坐一日安閒直萬金者皆較計彼我有沾沾自喜之意古之達人亦恐

其不如是也然其曰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是先知則真千古不易之格言也斯言也人皆知之而樂天獨允蹈之可不謂賢乎哉

白樂天詩云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體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閒時大丈夫不得於時隱居而不出則固不計年之老少也不然則四十五十正其知慮精鍊為國家陳力之時也何可但以偷閒為長計哉樂天時貶江州蓋與時不諧有為而發非可以為通論也然樂天屢退屢進至年六十二而後始歸東都實亦不能踐斯言也余自四十四觧湖西藩節即屏

居江上亦既享退閒之樂矣而十年之後重躡榮塗不能有尺寸自効徒自速其一身之顚躓而已又豈不有媿于樂天哉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唐僧靈澈詩也世俗恒態古今一轍雖賢者亦不能免白樂天爲江州司馬作廬山草堂記言待異時司馬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終老於斯以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斯言未幾遷忠州刺史遂復登朝終其身未嘗復至廬山也蘇子瞻游金山嘗有詩曰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既買田陽羡猶不能歸嘆曰今有田矣而

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夫以二公之賢矢言于神祇如此而尚不能遂其志出處之際亦可謂難矣然樂天之退居東都以六十二歲子瞻在朝時猶未滿六十也余嘗與人言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事在官陳力大率有三十年耳余以二十二登朝籍過五十以後卽滿三十秊懸車之期要當不踰六旬同朝士大夫皆聞其語今六十有四年矣而顧戀寵祿冒進不已至獲罪放黜而後止雖欲自附於古人其可得耶

白香山詩流率俚近固未可謂之高格然指陳事理切近人情往往可以警發聾頑其新樂府諷諭諸作又足

爲長民者座右之銘其去三百篇興觀風勸之旨猶不甚遠唐代詩人鮮有能先之者也若其流連風景結撰情思固詞人之常態而如長恨歌之指斥不諱尤不免爲風雅之罪人愛其人者爲之刪除而揜匿之可也而世俗稱賞顧乃在此而不在彼樂天與元稹書云僕之詩人所愛者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諷諭之作意激而言質宜人之不愛也唐宣宗萬乘之主也其吊樂天詩亦曰童子解唫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今去樂天千餘歲矣而其詩之膾炙於人口者亦唯玆二篇爲寂耳嗟乎白雪寡和下里易諧葢自古紀之矣

古人命辭不比後世之拘束然如心性理氣之各有界分者亦不容相諉也黃勉齋謂心性二字雖不可混而若論大學明德則心卽是性性卽是心其意蓋謂明德可以性言亦可以心言不可以偏屬耳然謂明德不可以偏主於心性可也若因此謂心與性都無分別則不幾於樂混圖而病剖析乎鬼神之當屬於氣古未嘗有異說也而後世論者或謂凡經傳言鬼神皆屬氣唯中庸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者當屬於理子思之言鬼神卽詩書易大傳之所言鬼神也謂有精粗醇雜之異容或可矣夫豈有屬理屬氣之截然而不同乎使鬼神

而屬於理也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果何物也朱子以昭明焄蒿悽愴釋之夫昭明焄蒿悽愴者非氣而何哉近世說者又或謂以承祭祀之鬼神與上文盛德之鬼神不可混言衡決如此非愚陋之所敢知也夫德之為言聖賢之所恒稱也鬼神二字亦經傳之所屢舉也讀之者未嘗有異辭也特玆二語揭於大學中庸而朱夫子表而出之後之說者遂若是紛紛而多端是豈朱夫子所望於後學哉朱夫子固嘗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此說經者之大患也

金景七嘗與余論中庸鬼神之義時適有談茂朱府有

邪魅爲祟者景七問此亦可謂鬼神乎余曰神則未也亦安可不謂之鬼乎景七曰然則此魅之爲德亦可曰盛矣乎余笑曰言不可以若是泥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夫與天地參而爲三者人也今指桀紂而問焉曰是人乎則未有不以爲人者也若又曰桀紂者天地之心曰桀紂與天地參而爲三則未有不大駭者也於鬼神又何獨疑焉

韓退之謂鬼無形與聲固然也謂之無氣則不可蓋退之所謂氣以其粗者而言若所謂有觸吾躳者耳絪緼屈伸昭明焄蠁固未嘗非氣也雖然虛空冥漠窅然而

無有者鬼之常也正焉而昭明焄蒿邪焉而耆歘睒睗皆有所感召而後然由是言之則雖謂之無氣亦可歟天命之性人得以生有氣而後有生有生而後有性之名古人言性未有離氣者也伊訓之習与性成論語之性相近先儒固以為氣質矣雖孟子之道性善亦未嘗捨氣而言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曰情曰才非兼氣質而言乎然氣質之用有萬其變不唯其動之易流於不善而已自其有生之初而亦既不免於淸濁粹駁之絶殊甚至如鬭椒揚石之類者天命之本然豈有是哉程張朱子益懼

夫昧者之以是爲性而并疑乎天命之本然於是乎深探乎有生之前而獨指其未雜乎氣質者曰此天命之本體也葢若曰性之所以爲性者其本體如是爾非以爲氣質之外別有一性而獨名爲天命之性也後世儒者泥言而失其旨遂若有兩性之分峙於有生之前後而判爲二物不相交涉者然此又豈程張朱子之本意哉朱子之釋天命之性也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謂天命之性可以離氣而言者固非朱子之旨也

旣屬乎氣不能無淸濁旣有淸濁又不能無善惡天命之性不可離氣而言則天命之性亦果有善惡歟曰說

理者不可以若是拘也言各有所指意各有所主不求其意而唯辭之拘雖聖人之言安往而不相碍哉孔子曰仁者人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善惡如子之言則謂仁亦有善惡可乎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天之所賦固純粹至善之理也然亦安得無氣之物而賦之以此理哉性之為名從生而立天下之物未有不待氣而生者也然則謂天命之性可以離氣而言可乎氣之流行固不能無清濁粹駁之不齊矣然非所論於天命賦予之初者也

近世儒者有謂人之與物理同而性不同余謂在天為

理賦於物爲性性與理固亦有分界矣然理者所以然
也人有所以爲人之理物有所以爲物之理今曰犬牛
之所以爲犬牛與人之所以爲人無異也則可乎然則
理若是其不一乎曰木有理人之肌膚亦有理粲然而
有條劃然而有分皆所謂理也混以一之無所區域囫
圇儱侗豈吾所謂理哉然則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者
非歟曰會其極於一原則萬物固統體一理也晰其分
於萬殊則亦不曰萬物各具一理乎溯萬物受生之原
則容可言統體之理觀萬物有生之後則又安可捨各
具之理乎今旣言人與物矣則亦旣有人與物之名矣

旣有人與物之名矣則又安得捨其有生之後而冥探於受生之前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無形之可求無跡之可證者古之聖人亦未嘗輕語人也而况於後學乎

嘗記幼少時聽人論人物性同異 先君子聞之曰能盡其性而後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今之論此者果已能盡其性耶小子自是不敢言人物之性夫講聖賢之書者固不可以不言性然反之於身而知仁義禮智之非外鑠可矣若萬物一原統體太極之妙則待學成德立過子貢以上而後始可言也

或曰本然氣質子既以爲無二性矣然則如越椒揚石之惡固已禀之於受氣之初是亦可謂之本然乎曰固矣哉子之惑也今夫水之性天下莫不知其爲寒也火之性天下莫不知其爲熱也是固水火之氣然也是固亦水火之理本然也又安得而二之然蕭邱則有寒焰矣天下之有湯泉者又非止一二也以闘椒揚石而疑夫人性之善是猶以湯泉寒焰而惑水火之寒熱也孟子言人性之善亦猶言水性之寒火性之熱也夫言水性之寒火性之熱固非捨水火之氣而空談於未有水火之前也

熊賜履作學統尊周程張朱以接顔曾思孟繼之以薛胡羅高四子曰薛胡羅高之學卽周程張朱之學周程張朱之學卽顔曾思孟之學也其推重如此薛敬軒胡敬齋之學醇乎一出於程朱而躬行之篤出處之正天下後世稱之無異辭推爲明世儒宗無媿也羅整庵亦純儒也其闢陸王之說尤嚴而理氣心性之論不免微有出入栗谷先生嘗與花潭幷擧而稱之曰寧爲退溪之依樣不願爲整庵花潭之自得也夫切問而近思先下學而謹庸行聖賢敎人之恒規也捨下趨高厭常求奇標新於經傳之外索悟於文字之表若莊生之忘言

釋氏之話頭者吾儒無是學也此風之熾蓋自宋世蘇子瞻張子韶亦嘗以是解聖人之經矣幸賴朱夫子起而一掃其弊顧後之知尊朱子者亦或沈溺于此習而不自知陳獻章王守仁固顯與朱子背者也若顧憲成高攀龍鄒元標諸君子者亦可謂篤信朱子者矣顧高二子於闢王氏尢力其論性論學大致皆不謬於洛閩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猶然王氏習氣也夫篤學如高公醇行如高公立朝大節卓卓如高公孰不曰一代偉人哉然以之配周程張朱而直接乎顏曾思孟之統則亦恐未易言也

顧高二公於王氏說辨之不遺餘力亦可謂卓然不惑
矣今乃以爲有王氏習氣者以其不專於平常切近而
往往以靈明慧悟爲尚也梁谿之學比涇陽尤醇然其
論朝聞夕死之義有曰明月在室萬籟咸寂予乃整襟
端居一靈炯然如月斯淨衆緣脫落如籟斯寂久之而
笑曰此物何動何靜何生何死耶於今而後乃怳然知
向所爲道其物乃如此也孔孟程朱之論道無是言也
至於涇陽門人之講質也則有認取源頭信得本體法
法都活句句都靈之語洙泗洛建之問答又寧有是也
哉吾夫子不輕語性與天道子夏之敎人以灑掃應對

進退爲先程子不以太極圖示門人孟子言求放心而
朱子猶慮後世有求心之弊嗚呼其爲後學慮也至矣
梁谿高號也涇陽顧號也高亦號景逸云
程子之有功於斯道也大矣其尤大者莫如主敬之工
朱子之嘉惠後學也厚矣其尤者莫如論語之注小學
之編近世爲考證之學者率詆宋學爲空言考證之家
㝡所宗尚者莫如爾雅說文其所專講者皆名物器數
也名物器數之於主敬之工果孰爲空言也爾雅說文
之與小學論語在學者果孰爲虛實緩急也雖然此亦
近世爲宋學者之過也卑者破碎於詁訓高者馳騖於

空玅新學小生皆欲談源頭本體而小學之書不行於庠塾之間久矣空言之𢂸豈非其自取哉嗟乎程朱之學未嘗有是也非唯程朱之學未嘗有是也薛敬軒胡敬齋之學亦未嘗有是也滋是弊者葢自陸王始而攻陸王者亦浸滛以從之是又何為也哉

謝顯道見程子言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若程夫子可謂善誨人矣高弟如游謝而尚不肯輕語以高遠而况於空乎聖人之書平實而切近者莫如論語明季之講論語者唯專

於一貫浴沂天何言哉仰之彌高數章而其宅則罕有及者顧涇陽論下學上達曰如人在平地陡然摶扶搖而上俯視塵寰形形色色怳然另換一番精彩論五十而知天命曰前此猶屬人界至此乃屬天界太虛爲徒獨往獨來超然無對吾儒之學曷嘗有此等語哉明季講學之士一尊程朱而不染於陸王者莫涇陽先也其爲言尚如是風氣之移人一至是哉

灑掃應對之爲事至卑近也程子曰由灑掃應對上便可上達天德得亦無近於推之使遠抗之使高歟曰不然也天德至高遠也其工則自灑掃應對始此正所謂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也其視後世講學者之不安於卑近而虛騖於高遠也又何啻氷炭之相反哉且灑掃應對至微事也然執其事者非勤且敬不能也執事之敬孔子所以語仁也克勤小物畢公所以亮四世也勤則工專敬則心存天德之達豈外是哉是故專心而躬行則雖灑掃應對亦可以達天德空談而坐講則雖天人性命之奧亦未有可以進於道者也

顧高二公之言雖不免有過於高遠者亦未嘗不知其弊也或謂人之於道但有不知不憂其不行涇陽曰孔子雖不任生知亦未嘗不自任以學知也於行則恒若

歛歛然曰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曰所求乎子臣弟友之未能也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豈衆人之所易而聖人反有所不能歟梁谿言薛文淸呂涇野二先生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不知其大正在此只平平常常脚蹋實地做去何必言悟又曰我朝曹月川是理學之宗觀其集不過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幷無新奇異說然不害其成大儒也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

洪武以前 文廟從祀之典中國與我東無異也歐陽修薛瑄之祀自嘉靖始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之祀自

萬曆始自是以後始有與吾東異者矣癸亥歲余入中國謁 文廟觀於兩廡有牧皮公孫丑萬章公都子樂正克諸葛亮王通范仲淹陸九淵呂祖謙黃幹陳淳何基王柏真德秀魏了翁陳澔金吉甫許謙趙復蔡淸羅欽順陸隴其神位因有詩曰從古瞽宗祀紛然聚訟場范歐容借地朱陸豈同堂詩教終淪釋元經亦僭王爭如伊呂伍正學在南陽蓋謂唯諸葛武侯一人無媿腏食范歐次之餘或多可議也及辛卯再入則增祀者九多而唐唯陸贄一人呂坤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黃道周孫奇逢湯斌皆近代也余謂 皇朝儒宗獨推薛文

淸一人躋配之典當無異議胡敬齋羅整庵抑可以爲
次他雖才氣名節卓然有可稱者以言乎從祀則未敢
知也或曰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吾夫子之訓也浩然之
氣以直養而無害孟子之道也如劉戢山黃石齋者豈
不足以登孔孟之門乎曰二公者誠間世之偉人也然
如汲黯龔勝顏眞卿劉安世文天祥方孝儒豈獨非天
下之大節也哉何爲而無從祀之議也嗟乎二公之宜
於從祀吾未敢質也雖然二公皆不屈於淸初者也石
齋之於建州尤多指斥而其崇祀之也唯恐不及吾於
是乎知忠義之感人深也吾於是乎知公議之百世而

不可廢也

或曰米廩之祀專於儒學節義勳業俱不得與焉若是則子之有取於諸葛武侯范希文何也曰武侯之學三代後一人也澹泊寧靜體立於內經事綜物用達乎外舍藏用行聖人之時中也正己安民大人之無善也明漢賊之辨効鞠躬之義天經民彛之所賴而不墜也儒者之道有大於是者歟學而無媿于心行而有濟於人古之儒者如是而已若范文正者其亦庶乎斯二言矣且兩程以前能知好中庸者尠矣由文正之勸橫渠也而閩洛之學因是大彰中庸遂列於四書斯亦可謂有

功於吾道矣曰武侯之自比者管樂也所尚者申韓也
孔氏之門豈有是歟曰武侯之取申韓葢時措之宜也
然申韓之書論讒邪壅蔽之害有明白痛切者使後主
而察乎此也則黃皓之姦無所售矣武侯之於申韓葢
取是也非取其刑名慘刻之術也武侯之歿號哭之聲
震於山野觴豆之享徧於巷陌至數百千歲而民猶思
慕之如父母未已也刑名慘刻之術豈能以致此哉曰
武侯之道不媿于伊呂矣不比伊呂而比管樂何也曰
此尤武侯所以不可及也伊呂固王佐也然湯武之事
皆自謂有慙德焉是豈聖賢之所願欲哉當武侯之時

劉氏之祀不絶如綫使武侯有意為伊吕其將置漢室於何地哉管仲匡天下以尊襄周樂毅雪大耻以興弱燕武侯之自比管樂葢不忘漢室也他日出師之表曰漢賊不兩立此固天下之大義生民之大紀可以上接乎孔氏之春秋者也

漢儒之祀 文廟率以傳經之功伏生以書毛公以詩高堂生戴氏以禮服虔賈逵以春秋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也西京得書之盛莫京於河間獻王周官六篇實其所傳而史又稱其造次必於儒者夫以帝子之貴千乘之富生且長於綺紈聲色之中而孜孜於詩書

禮樂之中信所謂大雅卓爾不羣者矣余少嘗作獻王贊曰優優三千備于周禮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壁經漆簡煥我西京文皇之孫武皇之兄弘壁圭瓚頌磬踰越斯文之傳式至今日卓然大雅好學之功曷不尸祝侑我聲宗李審夫見之曰余嘗有河間獻王從祀聖廟議子可謂先獲矣余謂漢儒之深於禮樂鮮有如獻王者其登於兩廡之間誠宜無異議也

三正紀時之異棼然如聚訟春秋之用周正豳風小雅之皆用夏正固灼然無可疑也然均為周代之作而一彼一此旣非一道德同風俗之義以冬為春以夏為秋

尢非所以正名實也故學者常疑之余見逸周書周月解始得其義其說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用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葢紀號則從時王授時則用夏正周制固如是也然稱名不一民聽易眩吾夫子所以欲行夏也逸周書載漢藝文志其為古書無疑也然往往多駁而不醇先儒以為出於戰國戰國之時周正未改其言固可以徵信也

白香山詩云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胷中十年內消

盡浩然氣自從返田畝頓覺無憂媿從仕之難益如此

樂天立朝當元和盛時遇事盡言無所避忌東坡謂樂

天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然猶自謂消

盡浩然氣而况於他人乎益唯能不易其操也故其退

也能無憂媿君子之仕也非退之爲難而退而無媿之

爲難也

栗谷李文成公以副提學引疾歸石潭其將去也我

宣廟臨　筵教曰古人詩云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

友鹿爲羣隱居豈不樂乎先生對曰隱者不仕未有君

臣之契固宜有此樂也若臣者出入近密受恩深厚
今之退特以病不堪從官耳安敢以一身之樂而忘
國家之憂乎古君子之用心也如此不徒以一退爲樂
然其樂與憂亦幷行而不相悖也歐陽公乞致仕表曰
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
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蘇
子瞻謝啓亦曰大恩難報終爲有媿之人夫以大官而
退能免此媿者鮮矣然白傅所謂無憂媿者與此媿亦
不同也
白香山作有木八章皆托喩樹木以譏諷當世之士其

卒章詠桂曰匠人愛芳直裁截爲厦屋幹細力未成用
之君自速重任雖太過直心終不曲縱非梁棟材猶勝
尋常木說者以爲自比也樂天未嘗居重任作此詩時
才爲拾遺安得以厦屋梁棟爲喻也豈當世之士有以
年少驟進於廊廟貞直有餘而不足於經濟之才者歟
朱夫子謂白樂天非能忘情於富貴者特畏富貴之有
禍患耳今以其詩攷之果然樂天以五十八罷刑部侍
郞歸東洛前數月有詩曰人間禍福愚難料世上風波
老不禁萬一差池似前事故應追悔不抽簪自是遂不
復至京師其意可想也然觀其所謂直道速我尤詭遇

非我志者則其不肎枉道以避患亦可知矣如樂天者雖不能忘情於富貴亦豈不賢於蹈富貴之禍而不知止者哉

朱夫子見先墓所在鄉里人輙加禮遇自敵以上皆拜之雖卑賤者待之常加一等此古人敬恭桑梓之義也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而萬石君對案不食張湛以太守歸家望里門而步古之君子未嘗敢以其富貴加之於鄉黨故舊至於邱墓所托尤不可不倍加意也

近歲詩人多推李參奉匡呂爲上乘其詩刻意陶煉絶不爲膚率語以故不能多作尤尠爲巨篇然至其匠心

獨造亦往往不媿古人朱子謂梅聖俞詩寂寥短章閒暇蕭散猶有魏晋以前高風遠韻盖自古詩家固有此一種風格不專以長篇大作奔放輸寫為尚也

余自十六歲時往來臨端聞華藏之勝思一遊賞輒為事故所阻不能諧意今老白首病不便躋攀置不掛腦中者久矣今年在丙舍屏伏竢罪不敢出門外者垂十朔同住者悶余涔欝勸余一出遊賞余罪人也固不敢縱意遠遊唯華藏在境內近地且山寺閒寂不併官府亦不害一遊然余憊矣安能作山行屢謝不起而同住者為具輿徒資糧以待之余意亦不能無僊僊然乃往

一宿而還因念余齎志願游五十年而不果今乃得之於卒爾一言之間天下事遲速成否皆有其時不可容人力安排者如此遂欲爲一詩以識其事忽憶李綮奉詩有每說香山去今行殊不期之句又其游丹邱詩有曰幾度欲來此重重約未成兩年來不意人事莫經營乃啞然笑曰吾所欲言者古人已盡之矣遂輟筆依遲動車馬悃悵出松蘿忍别青山去其如綠水何此王維詩也寫境摹情可謂曲摯矣然其結句尚嫌太迫不若杜少陵所謂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也余少時游清潭將歸有詩曰駐馬山盡處悃悵不能出信馬水

聲中馬行一何疾句雖凡近亦實際也余少酷嗜山水
游遇佳處輙忻然不能捨去既去尚戀戀不能忘者有
日近已廢遊賞久矣偶一遇境亦未嘗不適然喜也及
去之如辭逆旅了不復有留連意盖亦氣衰而然也
西漢之季夷狄皆微弱不復為患而中國亦隨以衰後
世佛老之道皆不復有張其焰者而為吾儒者亦無其
人譬如久瘧者寒熱皆衰而元氣亦從之不振也余嘗
与金平仲言余少時志氣甚銳見古人之事輙慨然欲
直前而與之併然衆慾紛然投間并作不能不為其所
勝者屢矣今血氣既衰凡慾之難制者十去其九此正

可以為學之時也而少日志氣亦已苶然而無復餘矣豈不惜哉平仲笑曰此所謂項羽死高祖亦老也

純廟時臣以講官侍　經筵講孟子第六卷至小弁之怨親親章上問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何以謂親之過小耶臣對曰先儒之說謂七子之母有去志見其子之詩而止蓋其過未成所以謂之小也　方是時余未及詳記先儒之說但以臆對及退攷孔疏有曰母遂不嫁為之豁然然詳玩詩意但曰母氏勞苦莫慰母心而已蓋人子居貧致養不能安其父母之心者非止一端小序所謂淫風流行不能安其室者恐亦未免於臆斷也

漢明帝謁陰后陵見其平生服用賜東平王書引凱風寒泉之語姜肱事繼母母性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以慰母心使凱風之作果因淫風之流行則古之人豈肎引用於事親之際乎余以是知漢世說詩者未嘗以小序爲宗也

文以明教爲本詩以感人爲尚夫子論詩首言可以興興也者感發之謂也且興觀羣怨其歸皆感人也三百篇尚矣楚人之騷漢人之古詩唐人之樂府歌行尚有可以慷慨悱惻嗚咽而流涕者亦有可以僊然而神逌適然而興會者其於感人猶庶幾焉若鋪錦錯繡媲白

綴黃鬬嶮以為工摽新以為異者雖麗如康樂奇如長吉巧如黃魯直博如錢謙益皆非吾所謂詩也然則齊梁之子夜讀曲元人之琵琶會眞淫詞麗語皆使人躍然而狂斯亦可以儕於三百篇歟曰奚獨是也雖今日之閭巷謳謠凡可以感人者皆詩之流也然其感則一也而所感之邪正不同苟非正也則感人愈深而其壞人之心術也愈酷此聖人所以放鄭聲也此聖人所以論詩而必主乎思無邪也

箋疏繁而經旨晦評話盛而文章衰議論多則成功少理固然也論文而主於明敎論詩而主於感人一言而

盡矣曰體裁曰格調曰風韻皆已支矣況於聲病之姘
合對偶之疎密使事用韻之巧拙也哉王士禛近代詩
家之巨擘也其論詩亦往往有可采然近世爲古詩者
拘用字平仄及七古換韻之法皆倘於漁洋局局羈絆
天機都喪其離詩之宗旨也亦遠矣夫文之有儷詩之
有律文章之一厄也四六之隔字平仄古詩之并拘聲
韻又文章之再厄也
或言詩不可一字無出處者朱子曰關關雎鳩出自何
書又嘗言李太白詩若無法度而從容於法度之中可
謂聖於詩矣又嘗書李白古詩世道日交喪一篇曰今

人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何嘗夢見李杜脚板耶又曰少
陵自秦州入蜀詩分明如畫至晚年所作多不佳今人
見黃魯直言子美晚年詩好亦從而言好所謂矮人觀
場也又言陳無已論詩謂字字要響及其自作却字字
啞夫自古論詩而得其體要亦未有如紫陽者也
王元美著藝苑卮言時年尚少晚而頗悔之然其書已
大行于世不及改以故受後人指議甚多余少喜論古
人亦頗有所著論說緜今思之其繆妄非一二業已删
其十八九矣二十餘歲時有論詩雜著數篇及古詩絶
句若干首頗自謂能見大意擇而存之唯讀明文五言

一篇多至百二十韻其時余實未能多見明文於詩尢
未嘗博觀唯據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詩綜二書所
載為凖殊未免弇淺紕漏而間亦或有可觀者不能遽
棄之然讀書未熟而輕於立論亦可以為戒也
白樂天論詩冣得宗旨其略曰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
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
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
神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也聖人知其然因
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

韵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
交言者無罪聞者作誡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
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諂成之風動救失之
道缺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皆不遇者各繫其
志發而爲文彷徨抑鬱不暇及他然去詩未遠猶得風
人之什二三焉晋宋以還得者蓋寡陵夷至於梁陳間
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
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
諷焉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詩之豪者世稱

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樂天之論詩如此其所作如秦中吟及新樂府五十首皆指切時事有風人之遺旨亦可謂不媿其言矣然此皆其始仕年少時作長慶以後則不復有是矣豈創於江州之貶而不敢復觸時忌耶抑年老氣衰自足其一身之適而不暇念其它耶

鶴岡散筆卷之三 終